



高錕笑容的禪意

如果高錕一直活在童年的世界，那是充滿絢爛的色彩——幻想、率真、稚慧、敏感、好奇……這些「稚趣」，原來是成年人所關如的，但我們在高錕身上卻發現這份「稚趣」。

患阿茲海默症的高錕，似更無所礙，我發現掛在他嘴角的笑容仍在，甚至更燦爛了。

我覺得高錕的笑容，其實不光是童真那麼簡單，從哲學的觀點來說，那是禪的境界。

卻說當年釋迦牟尼在靈山法會上正準備說法的時候，大梵天王來到座前，獻上一朵金色羅剎花。

這個大梵天王是佛教的護法神，他獻上了這朵花之後，行了一個禮，就退坐在一邊。

釋迦牟尼拈起了這朵花，意態安詳，卻一句話也沒說。當時前來聽釋迦牟尼講法的人非常多，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唯有他的大弟子摩訶迦葉破顏微笑。

於是釋迦牟尼對大家講：「我有純正的禪法、清淨的

禪心，現在，我就把它傳給大迦葉！」

這就是拈花微笑的典故。安詳地拈花，會心地一笑，盡在不言中，禪意已在拈花微笑中產生了，禪從老師的心上傳到了弟子的心上。它的傳承，沒有任何儀式、訓勉，只是心與心的交會。

可見禪是靈活的，它超越了一切形式；禪是微妙的，它超越了語言。

我不知道高錕平常喝不喝茶，他的童真，他的赤子之心，正是茶禪一味的境界。

禪茶一味蘊含高深的學問。在日本的茶道，流行一種獨特的禪茶的境界，叫做「數奇」。

國人文化講究對偶，喜歡雙數。在中國人的詞彙中，「數奇」因不對偶，被解釋為「不偶」，意喻「不好」。

我國古代，占法以偶為吉，以奇為凶。

劉禹錫有「問我何自苦，可憐真數奇」之句（《和董庶中古散贈滑州果毅》）。日本的禪茶界，卻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提倡「數奇」，意喻殘缺之美——尋求一種獨特的境界。

（《學禪》，之八）



江山固民心安

前幾天，俄羅斯莫斯科州音樂廳嚴重恐怖襲擊事件，導致140多人遇難，死傷者中還有兒童。這種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震驚世界，全世界都強烈譴責。同時，也可以看到當今百年大變局中的世界，暗流湧動，安全問題真實存在，而且影響到普通人的生存和正常生活。

中國是全球最安全的地區之一，始終把國家安全、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香港特區立法會剛剛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由特首李家超簽署在3月23日刊憲生效，終於完成了拖延26年多未完成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憲制責任。應該看到，這個條例對於健全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香港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保障普通市民的安居樂業意義重大。

對於我們文化藝術界也是如此，只有安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藝術才會有更好的發展，這一點至關重要。我自己也親身體驗，切身感受，當年「修例風波」的初段，我在尖沙咀和香港舞蹈團舉行3場弦舞騷的演出，第一場觀眾爆滿，但第二、第三場則因為「黑暴」動亂沒有什麼人來看了。所以對我們藝術家來說，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這樣，觀眾也能安心來體驗劇場，欣賞音樂。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制定實施，展現了香港的新氣象，也將帶來新機遇。新氣象首先是香港再次團結起來，完全有能力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不論是特區政府、立法會還是社會各

界，經歷了現實的教訓，目睹了國安的風險，都從更高的歷史高度看待立法的工作，所以心往一處去，勁往一處使，才使得立法能夠圓滿順利完成。有了這種團結精神和歷史使命感，香港未來一定能披荊斬棘，開創新局。新氣象的第二點就是香港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完全有能力處理好任何難題，關鍵就是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新機遇第一是香港健全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反而底線更清晰，可以更好地保障各行各業的長期發展，特別是全力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樣才能更好體現治理進步的成功。新機遇的第二點是文化藝術界向海內外宣傳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對完善「一國兩制」的重要作用，同時也通過文化藝術的交流，更加促進香港特區與國際的交流、溝通和理解，繼續保持香港特區「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凝聚更多的人心，為香港特區的美好未來、祖國的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大的貢獻。

國家安全的問題，關係到每個百姓的切身利益，只有「江山固」才能「民心安」。同時也要看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真正在國家安全的環境裏，發展好經濟改善好民生，才能更加為香港特區長期繁榮穩定夯實基礎。習近平主席說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要守好江山，也需要大家攜手同心，共同維護我們的美好家園。



答案此中尋

到底這個世上是否真的有「乾坤大挪移」、「降龍十八掌」、「吸星大法」的武功存在過？如果有，為什麼這些武術會失傳？

友人表示11歲的表侄兒連串的上述發問令他「啞口無言」！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於是他從書架上取出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龍記》及《神鵰俠侶》等兩部小說，對表侄兒說：「答案此中尋！」

雖然這幾本武俠小說是叔父輩留下的書籍，友人也非金庸先生著作的武俠小說迷，但都看過全部，覺得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內容，包含着每個人一生會經歷的親情、友情等等的「愛恨情仇」，不是單純地說「武功」：「金庸先生的創作力真的是『一絕』，想像力豐富實在太驕人了！給予我一種他不單止是一位武俠小說著名作家，內容的文字運用更凸顯他是一位文學泰斗，不知道要多少的若干年後，才會再現這種人才？」友人這一問，今次就輪到筆者不知如何「回話」了！

金庸小說起碼陪伴着兩代人的成長，小說裏描述的「江湖恩怨情仇」或者是人性心態思維的「正邪分界」，都是電影及電視劇的劇本不可缺少的題材；在1983年由TVB攝製的電視劇《神鵰俠侶》，捧紅了劉德華和陳玉蓮這對「金童玉女」，雖然當時有人認為劉陳二人雖有「顏值」，年齡亦處於「當打之年」，但演技會過於「幼稚」云云……然而金庸先生卻「一眼相中」陳玉蓮（蓮妹）來演「小龍女」，就是覺得蓮妹一副「冷口冷面」不吃「人間煙火」的形態，就是他小說中「活生生」的小龍女模樣，加上當年TVB的梳化服、編導等人的眼光，塑造出小龍女的「外冷內熱」、只穿白色服飾的形象！成為日後重拍《神》劇的小龍女的「必然扮相」！

無意對每一位演過「小龍女」的演藝人作「比較」，因為年代不同，自有不同的審美眼光及要求，其實亦沒什麼好比較的，只能說是各花入各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觀眾眼中認為「姑姑」陳玉蓮配搭「過兒」劉德華是熒光幕最佳的CP組合，一眼萬年！故此時至今日仍有人稱呼陳玉蓮為「姑姑」。



春夏秋冬富春山

陽春三月，微風吹拂，我踏上了這片美麗而神秘的土地——富陽。走進富陽，彷彿走進了一幅山水畫卷，讓人陶醉在這如詩如畫的景色中。

我來到黃公望隱居地，一座古老的山峰矗立在我眼前。這裏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重巒疊嶂，雲霧繚繞，彷彿置身於仙境之中。我沿着山路攀登，一路上欣賞着山間的美景，感受着大自然的呼吸。在這裏，我聽到了久遠的歷史故事，聽聞了黃公望的才華橫溢和懷才大略。

春天，大地甦醒，萬物復甦。隨着陽光灑落在富春山的一草一木上，一片生機盎然的景象逐漸展開。剛過完寒冷的冬天，山路旁的小草樹叢帶着點點新綠，靜靜地沐浴在暖陽中。春風吹過，新葉搖曳，彷彿在訴說着春天的故事。漫步在山間小路，四周瀰漫着撲鼻的花香，令人心曠神怡。此時，富春山的森林也恢復了生機，松樹、杉樹等各類樹木繁茂生長，為遊客們提供了一片綠色的避風港。

夏天，富春山變得更加熱鬧。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在地面上，形成一片片斑駁的光影。此時的山水更顯清澈，宛如一面鏡子，倒映着藍天白雲。在山間溪流旁，遊客們可以盡情地戲水、納涼，感受大自然的清涼。此時的山林中，野花遍地，蝴蝶翩翩起舞，彷彿置身於一幅生動的畫卷中。

秋天，富春山的色彩變得更加豐富。樹葉由綠變黃，由黃變紅，五彩斑斕。漫步在山間小路上，一片片落葉隨風飄

落，宛如蝴蝶般翩翩起舞。此時的山水更顯寧靜，陽光透過水面，折射出五彩斑斕的光芒。秋天的富春山是一幅美麗的油畫，讓人流連忘返。

冬天，富春山銀裝素裹，分外妖嬈。雪花紛紛揚揚地飄落下來，給山林披上了一層潔白的絨衣。此時的富春山更顯寧靜，沒有了喧囂和嘈雜，只有雪花落地的聲音和偶爾傳來的鳥鳴聲。走在山間小路上，彷彿置身於一個童話世界中。此時的富春山是一幅寧靜的畫卷，讓人心生嚮往。

四季輪迴，富春山的景色也在不斷變換。春夏秋冬，每個季節都有它獨特的魅力。春天的富春山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夏天的富春山清涼宜人，讓人心曠神怡；秋天的富春山色彩斑斕，如同一幅美麗的油畫；冬天的富春山銀裝素裹，寧靜而妖嬈。無論是哪個季節，富春山都是一幅美麗的畫卷，令人戀戀不捨。

黃公望隱居地不僅有美麗的山水，還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在這裏，我探訪了富春山的文化歷史和山水美景，還探訪了許多關於富春山的典故和傳說。在富春山的小鎮上，我品嚐了富春山不一樣的美食，讓我感受到了這裏的風土人情，是那樣的豪邁和淳樸。

走進黃公望隱居的大山，讓我看到了千姿百態的花草樹木和茂盛的竹木森林。這些自然景觀讓我我不禁想起了那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圖》。這幅畫作不僅是一幅山水畫，更是一段歷史的見證。它流光溢

彩，將富春山的美麗景色和人文歷史濃縮在700餘厘米的宏觀畫卷之中。

富春山的地理環境獨特，山水相依，四季如畫。春日的富春山，萬物復甦，綠意盎然，我彷彿置身於一個美麗的童話世界。漫步在山間小道，聽着溪水潺潺，感受着清新的空氣，我彷彿聽到了大自然的聲音，那山那水是怎麼地令人心馳神往。黃公望隱居的故事是富春山的一大人文故事，這位才華橫溢的畫家選擇在這裏隱居，富春山中的花草樹木、竹林森木都成為他筆下的素材，這幅畫作不僅展現了富春山的美景，更蘊含了深厚的人文內涵。富春圖的傳說引人入勝。這個故事歷史淵源深厚，來龍去脈充滿了神秘的色彩。據說，這幅畫作曾是千年傳說中寶藏的藏匿地標，吸引着無數尋寶者前來探尋。而我站在畫中的位置，彷彿能感受到歷史的沉澱和歲月的流轉。這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彷彿在訴說着它們自己的故事，引人深思和感慨。

隨着夜幕降臨，我站在富春山的一個高處，俯瞰着這片美麗而富饒的土地。月光灑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如夢如幻。我想，這就是富陽，一個充滿歷史底蘊和人文情懷的地方，一個讓人樂不思蜀的地方。富春山的美景不僅僅在於四季的變換，更在於它所蘊含的寧靜、和諧與自然之美。在這裏，你可以遠離城市的喧囂和繁忙，感受大自然的寧靜和美麗。在這裏，你可以放慢腳步，用心去感受每一處風景，去聆聽大自然的聲音。



爽姐私語
林爽兒

愉快工作 享受生活

人與人之間的相逢相知都源於一個「緣」字，我所以認識高雄並不是在廣播道，雖然他也曾是廣播道上的忙人，在電視圈拍了不少作品。但高雄的低調性情令他像一名匆匆過客，也因為如此，他的星途如細水長流，工作不斷，拍戲是他愉快的工作，最近才在橫店拍完一個劇，又回到香港，在香港是因為患上認知障礙的90歲外母，他們都希望盡孝，見得一次便一次，儘管老太太已不認識他們。

高雄很享受愉快的家庭生活，今天兒女孫兒女便是他最大的成就！兒子在溫哥華是職業培訓中心的教授，廚藝方面非常了得，還負責栽培在職人士。而孫女學的是太空科技，這是他意想不到的，而且驚喜萬分，如此高端的學科，為人類未來而追求，真教高雄爺爺開心不已！

高雄近年在內地以拍戲為主，沒拍戲的日子在溫哥華享受日出日落雲卷雲舒的悠閒生活，很多時在恬妮的安排下在當地做義工，生活很有意思。此外他還經常走埠演唱，不過主要在加拿大幾個地方，當地搞演唱會的喜歡

他，觀眾也喜歡他，因為他唱得好，中英粵都唱，且記性好，一口氣可以唱十幾首，又會和觀眾互動，與真正的歌手沒有分別！更好的是沒有太多要求，好能夠和主辦單位配合。

這位大哥說今時今日，最重要身體健康才能享受人生，所以他可以享受拍戲、享受旅行、享受經常飛來飛去的生活！

跟他提到近期金庸先生的紀念活動，原來他也演過不少金庸筆下的人物，他說《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都有客串，角色名已記不起，《笑傲江湖》中演掃地僧。



◆高雄與劇中演孫女（右一）的小演員合照留念。作者供圖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山行輪流轉

有留意風向的，大抵感受到近半年來已隱現另一種北上「消費」風潮，那就是山行深圳遊。那猶記得不足一年前，當我乘計程車入西貢西灣亭準備山行出發，司機語重心長與我分享：就現在進西灣亭的計程車乘客比例而言，港人與深圳客已接近五五比。深圳客早上一過關，便在關口登上計程車直入西貢山線，山行大半天吃頓海鮮就心滿意足完成一日遊，當時我還天真地以為只是行山活動北客南來的單程路吧！

想不到通關後一切瞬息萬變，當然仍有不少人一窩蜂湧往超市又或是商場內一站式的巨型遊樂場，但山行客北上「反攻」的趨勢同樣已成。近來，已登上深圳第一峰梧桐山的身邊友人愈來愈多，而且大家不止於此，開始向其它如七娘山、大雁嶺、梅沙尖及筆架山等闖關。更為甚者，即使體力有限，市中心也有大量的森林公園如虹橋、大頂嶺及梅林山等可供親子山行樂，絕對稱得上

是老少咸宜，彼此均可按能力及需要去設計一日遊的行程。

個人推薦鹽田海鮮街至大梅沙地鐵站一段的鹽田海濱棧道，最適合由大梅沙出發，由驛站至背仔角燈塔沿海而建，景色怡人，後半段則在公路旁，且全程個多小時即可完成，去到海鮮街當然可以大快朵頤，而且也在地鐵站毗鄰，交通十分方便。想進一步挑戰，可考慮在鹽田過關後，用網上程式租一台單車直入大梅沙，我已退休的哥哥便曾與友人作此嘗試，沿途亦有不少上坡段，絕對可滿足體力消耗的鍛鍊要求。

其實這恰好乃最正面的互動交流，建立良好的運動風氣，善用兩地的不同資源，開拓戶外體驗的新眼界，肯定是百利而無一害。當然，人潮湧湧的問題永遠存在，友人就苦笑鬧日登上梧桐山頂，人頭湧湧熱鬧年青市場，更不堪的是有人引吭高歌，有人用揚聲器獨樂，簡言之就是滋擾不絕。只不過無論何處，只要人滿必為患，出遊要盡興而返也唯有好好調整行程，自求多福好了。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故事裏的凶宅

最近一直在找房子。看得上的，租金過高，便宜的，房間又過於逼仄老舊。稍稍覺得可以接受的，還在比對斟酌，很快便被告知，已有租客下定了。每個畫着精緻妝容的房屋中介，都會笑瞇瞇地說出同一句話：香港嘛，就是這樣，房細價貴，租客多，住久了就習慣了。

是啊，愈住愈窄，愈住愈貴，誰都不滿，又都無可奈何地習慣其中。溫水煮着青蛙，煮着煮着，100多呎的房子裏不止能廁、衛、浴、床齊備，200多呎還能安置下一家三口的朝朝暮暮。

忍不住跟朋友吐槽，不管你喜不喜歡，適不適應，最後都要低頭走入人家屋簷下。朋友說，你不要理會貴與不貴，先產神拜佛不要選到一間凶宅。我回慰，港產片看了多吧，香港哪有那麼多凶宅。不過，再看看手頭待選的房間資料，絕大部分樓齡遠大於自己年齡。這一間一間布局各異的棲身之所，到底發生過多少隱秘的悲歡離合？除了已搬去別處或是早已不在世的當事人，絕不會有

一段確切的答案等着我去發掘。亦如晨霧裏奔走在中環樓梯街上的匆匆行人，你永遠也不會知道，下一站他們要去哪裏。

我出生在一個因盛產文物而名揚天下的地方。唸過的所有小學、中學，都發現過墓葬和遺址。較遠的有西周西漢的貴族墓葬群，近的有明清兩朝的遺存。只要連續下個十天半月的雨，學校操場自然塌陷的地方，十有八九便會出現一座古墓葬。少年單純無知無畏，考古隊聞訊前來發掘作業，我們成群結隊圍坐一旁，幻想會會有玄妙奇異的故事發生。偶爾也會在得到允許後，迫不及待跳進開掘的封土中，去幫忙打下手。長眠於此數百上千年的人，早已化土歸塵，殘留在器物上的印記，還不如剛跳入墓坑時的新鮮感濃郁。後來，在很多地方博物館裏，看到陳列的瓦當、陶器、陶片時，會不覺失笑。這些不都是小時候的我們，拿來隨意撥弄玩耍的玩意兒嗎，即便是打爛了，也不值什麼。時隔多年回想起來還是會感嘆，人製作的器物，遠比人本身要堅固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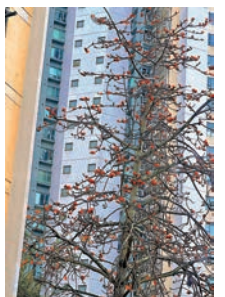
有一年，金庸先生的《神鵰俠侶》大賣，

書中寫到的活死人墓，被查實就隱匿在終南山附近的純陽宮。看了古天樂、李若彤版的電視劇後，我們一幫人放學後結伴跑去祖庵鎮，想一探究竟，結果大失所望。現實裏的活死人墓，並沒有TVB劇版中還原的那樣別有洞天。只是一封青塚，一通今人所立的書有活死人墓的石碑。

作家筆下，信馬由韉，古墓派和長居古墓裏的江湖兒女，虛虛實實的恩怨情仇，和租住過的那些上了歲數的老房子一樣，最終都幻化成了煙火裏的塵埃，不可追尋，不必考究。

不介意，並不代表不好奇。忍不住去凶宅網上逛了一圈，卻意外查到了一則與已最近的消息。

原來，年初失火殞命在家的七旬獨居鄰居，真正死亡的原因並不是火災導致的意外，而是病痛久矣，自行燒炭。



◆近日在屋苑前開得正好的木棉花。作者供圖